

Nan 男色

陈玉春 著

爱情是它，
销魂是它，
佳话是它，
荒淫是它，
欢娱是它，
阴谋是它，
骚扰是它，
卑污是它

.....



中国边缘女作家倾情力作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男 色

陈玉春
著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男 色/陈玉春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5

ISBN 7-5354-2341-8

I.男…

II.陈…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30657 号

责任编辑:姚 梅 责任校对:朱久山

封面设计:翔 凌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721 传真:85443901)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821 85443717)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public.wh.hb.cn 传真:85443862

印刷:十堰日报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0.625 插页:3

版次: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

字数:214 千字 印数:8001—13000册

I·1802 定价:18.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5443721 85443843)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陈玉春，广东韶关人，大学毕业，现供职于广东省属企业。

1994年开始业余文学创作，1998年写出中国第一部女同性恋长篇小说《情狱》（原名《错爱女郎》，曾在广东某大报连载）。《情狱》出版后不久即遭盗版，并引起文坛的关注。主要作品有“悲情女性三部曲”：《情狱》、《炼狱》、《心狱》等。

第一章

“阿波罗”俱乐部就在眼前了，借着缥缈的灯光，我终于看清了这座气派豪华、独特的五层楼欧式建筑，彩灯在白色高耸的尖顶上闪烁，两边的仿古煤气灯散发出淡幽幽的光晕，朦胧地照着意大利卡拉拉大理石墙面的希腊女神浮雕和矗立于汪盈盈池水中的阿波罗铜像，显得雾霭迷蒙，神秘而典雅。从正门银色的雕花拱门里不断传出优美的乐曲，它们绵绵地一丝一丝地飘来，像真实的气流，柔软地渗进我的肺腑，我的内心竟然升起一种异样的激动。

这时，我和弥走到了门口。

我移动了一下身子，尽量离转门远一些，做出与这里的一切不相关的样子，唉！我怎么会神差鬼使地来这里呢？看着打扮时髦、不断涌向这里的红男绿女和金发碧眼的外国女郎，我有些拘谨不安起来，如果刚好被熟人撞见，怎么说呢？“那天，我看见艾珊在‘阿波罗’俱乐部……”“哎呀！她怎么去那种地方呢？那可是一间隐蔽的色情场所啊……”好像有无数张嘴在说话，想到此，我的脸微微有些发烫。虽然，有时也会因为推不掉的应酬，去过一些娱乐场所，但第一次到这里来，还是有些紧张不安，可能是心虚的缘故吧，我踌躇了好一会，思忖着进还是不进。

“弥，我有点不敢进去了。”我幽幽地说。

“怕什么，又不是干坏事，只要有钱，谁都可以来，理那

么多干啥，走吧，别站在这里了。”说完，弥揽过我的肩，我听到了弥微微的喘息声，透过恍惚的灯光，我看了看弥那张显得有些兴奋的脸。

我战战兢兢地随弥进了里面，穿过豪华的大厅，进入二道门，再走到四楼的走廊，我看到在迷离、朦胧的灯光下不时穿梭着高高大大、面目英俊的男子，他们的年纪似乎都在十八至二十五岁之间。

“你知道吗，这些都是舞男，是男妓。”弥附在我的耳边小声说。

我暗暗吃了一惊，说：“哎呀！怎么是男妓？好像看不出来。”

“你以为会写在脑门上呀，他们都是很隐蔽的，表面上有正当的职业，实际上都是做鸭的，听说他们还经过专业培训，床上功夫挺好，有好多招式呢，我还真想见识一下。”弥笑着说。

我侧头望了她一眼，“你真淫荡呀。”我打趣道。“淫荡不是放荡，其实，淫荡是个好词汇。”弥说。两人说笑着，径直来到舞厅门口，两个保安模样的男人警惕地望着我们，并挡住了我们的去路，弥从手袋里掏出一张金卡，递给其中一个保安，保安接过金卡，仔细看了看，然后挥了挥手，谦恭地说：“请进吧！”

我拉住弥的手，有些迷惑地说：“你刚才拿的是什么？”

“是会员卡，凭这张卡才可以自由进出，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进来的。”弥望了我一眼，诡秘地一笑。

“好神秘啊，像特务组织一样。”

弥拽紧了我的手，走进一个黑暗的地方，乐声从四周黑暗

的天边轻轻漫过来，我隐隐约约还听到急促的喘息声。

“这是哪里呀，怎么没有灯？”我惊诧地问。

“是舞厅。”

“怎么不着灯？”我又重复说。

“在跳黑灯舞，当然没有灯，别吭声，咱们先找个位置坐下。”

我和弥迈着缓缓的步骤摸索着向前移动，然后找了个挨着门口的椅子坐下。

暧昧、性感的乐声徐徐回荡在耳际，我第一次听到这样一种奇怪的旋律，旋律里混杂着女人的喘息声，像轻叹，像呻吟，像温柔的水悄悄漫上来。

黑暗中我再次听到急促、兴奋的喘息声，女人的尖叫声，这声音使我惶惶不安。我拉过弥的手，低声说：“我们走吧，好像有什么不对劲。”

“这种舞其实就是‘桌上舞’，很开放，可以彼此抚摸，舞男和嫖客谈妥价钱就可以性交。”

“有这种事？那不是乱套了，没人管吗？”我心里震了一下。

“谁管呀，上面有人罩住，睁只眼闭只眼，不等公安局来人，那些舞男、嫖客早就从后门地道溜走了，抓得着吗？”

一阵莫名其妙的恐惧和厌恶感升腾上来，仿佛被一片污浊的浓雾遮住了。我使劲地拽了拽弥的手，她的手湿润润的。

我坐在舞厅的角落动也不敢动，舞厅的呻吟声从乐声低低的旋律中一声一声地传过来。我脸上的灼热扩展到全身，我惊颤地缩在一边，脑海里想象着赤身裸体的男女蛇一样缠绕在一起的情景。我腾地站起来：“走吧。”弥的手抚在我的肩膀上：

“快坐下来，差不多到时间了，还有很多节目哩，既来之则安之，别急嘛。”

我重新坐下来，不一会，灯光亮了，斑驳的灯光无声无息地打在那些意犹未尽纵情欢娱的男女身上，几对金发碧眼的男女嘴对嘴地缠绵在一起，仿佛还没有从春梦中醒来。

我恍惚起来，好像觉得是在看电影，我揉了揉眼睛，确信这一切都是真实的，它不是电影，而是真实的存在。

“待会是舞男表演。”弥又轻声说。

“哦。”我应了一声，便把头伏在椅背上。

一阵狂野的乐声响起来了，我抬起头，只见从中央圆型舞台的阶梯上走下几个穿着性感黑色露脐装的舞男，他们扭动着美丽的躯体和强健有力的双腿，在一片掌声中跳起了却尔斯登舞，我似乎感到一种超然的享受，他们的舞姿除了展示男性的阳刚之美之外，还恰到好处地拾遗起女性的娇美妩媚与细腻，刚与柔糅在一起，给了我一种全新的感受。“哇！好靓啊，都是些靓仔，看起来好舒服。”我情不自禁脱口而出。

“女色魔！”弥笑咪咪地望了我一眼。

“你不好色！”我笑道。

“弥，不如我们挤到前面去，看得更清楚些？”我们好不容易挤到前面。

接下来，他们又跳起了热情如火的拉丁舞。这时，劲舞中的一个右耳吊着银光闪闪的十字架耳环的年轻男子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拉了拉弥的裙子，说：“哎，你看那个戴耳环的舞男长得真好看，身材又好。”弥睁大眼睛，身子往前倾了倾，说：“嗯，确实长得蛮好，好高大，可能有一米八几。怎么，看上啦？”

“是的，看上去很舒服，他很像我以前见过的一个男孩。”

“女色鬼。”弥笑着，用手指戳了戳我的脸。

追光灯把那一团耀眼的白色光圈团团包围着戴耳环的舞男，这时候，我终于看清了他的脸，好英俊年轻的一张脸呵，像极了韩国电视剧《最爱是谁》里面的那个承振君。我痴痴地看着他，那嘴唇的线条多么优美，好像着了颜色，微微地呈现出淡褐色。好漂亮的男孩呀！我再一次在心里叹道。忽然，我又想起了另一张脸来，尽管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那个男孩的名字，我的脑海里不停地涌现着那张面孔，那男子的风韵使我像一根柔软的小草一样飘浮起来。

那年我刚刚大学毕业，在一家银行工作，离银行不远就是电信公司了。有一次我去交手机费，在离柜台不远的地方我突然看见了一张很俊美的脸，我惊呆了，那张脸像一个美丽的磁场一样把我吸引了，我站在那里很久，眼睛一眨也不眨地望着他，那一瞬间，我觉得，他是我所见过的最美的男子，我呆呆地陶醉在那一张俊美的脸里。以后，我每天都会去那里，只为了看他一眼，我常常装着去那里办事的样子，偷偷地看他，既紧张又快乐，这样的时光持续了大约一年之久，尽管我们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我也不知道他的名字，但的确他给我留下了非常完美的记忆，后来他调走了。啊！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假如我们认识了又会是什么样子，我会爱上他吗？会爱上那个不知名的男孩吗？人的感情像一个谜，像河流，从这一处流到那一处，向着不可知的神秘渗透。但是我知道，我再也碰不到他。可是现在，那个久违的影子仿佛又拉了回来，眼前这个舞男多像那个不知名的男孩呀！我曾经深深地瞧不起舞男，在许多人眼里舞男就是男妓。可此刻，那张消失的脸忽然像一团棉

絮温暖地覆盖在我心上，温抚着我冷却的记忆。不知为什么我的眼泪突然轻轻涌了上来，暖，是不是我曾经喜欢过那个不知名的男孩呢？我揉了揉眼睛，再一次把目光投向那个舞男，他的臀部依然在扭动，耳环随着他的身体左右摇晃，紫色、蓝色、白色、粉红色的灯光像瀑布一样泻在他高大、健美的身上，他的双手托着舞伴旋转，然后把舞伴举向空中，又轻盈地放下，动作优美、利索，在欢乐、明朗、金属般的旋律中，他的舞姿是那样优美而富有力度。

我把目光投射在他身上，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他的脸在闪烁华丽的灯光中，犹如飘动的白纸，表情生动而显得冷峻。

舞曲终于结束了，我和弥又回到原来的座位，位置已被人占着，弥拉着我又挤到前面，站在前台的一个角落里。

这时，弥的手机响了，她打开机盖，有些惊慌地对我说：“噢，我老公回来了，这个死肥佬，不知发什么神经，我得赶紧回家了，你在这里玩吧，没事的，回头我给你电话。”不等我说什么，她便急急地走了。

“喂，弥，我也走，等等我。”我急急地说，拼命往前面挤。

弥的身影很快被不断向舞厅涌动的人流淹没了，我局促地站在那里，有些不知所措。

我移动步子，向前挪了几步。这时，一个高大的身影蹿到了我面前，挡住了我的去路。我恐惧、吃惊地望着对方。“想请你跳支舞，行吗？”我定神一看，正是那个吊耳环的舞男，只见他已经换上一套暗红色的西装，显得更潇洒、英俊了。他目光炯炯地望着我，温和地说。似乎有什么魔力一样，我无法拒绝，我收回目光，爽快地答应了。

我们滑下舞池，他紧紧地搂着我，这时，我闻到了“毒药”的香水味，淡淡的，若有若无的一阵一阵飘过来，他把头微微地贴近我的脸，我轻轻地推了推他，但那双手把我搂得更紧了。

淡淡的香水味夹杂在幽柔的灯光里，透过朦胧的灯光我觉察到他的眼睛火辣辣地盯着我，我不敢迎视这种目光，步子随他机械地摆动着，有些紧张又有些激动。

“累了吧，我们休息一会，好吗？”他盯着我说。

“好的。”

我和他坐在舞池的包厢里。

“我们要点红酒吧，边喝边聊，好不好？”他又直直地盯着我，轻声说，望着他高大的背影，我突然有一种莫名的冲动，四周又沉到黑暗里，紫色的灯光像摇滚舞一样在人们的脸上晃来晃去，我隐蔽在包箱的一个角落，偷偷地打量他，我恍惚又回到了往昔的岁月，仿佛又看见了那个不知名的男孩，真实和虚幻、影子和光芒交叉在一起，一阵阵无名的兴奋与喜悦像网一样把我罩住了。

他拿了一瓶红酒，坐在我对面，动作娴熟地拧开酒瓶，往两只杯子各倒了半杯酒。

“来，这里的手撕鱿鱼和炸腰果，味道很不错。”他说。

我的脚底是一层软绵绵粉红色的地毯，包厢的四周同样被粉红色的绒布包裹着，茶几上黑色玻璃花瓶里插着一支怒放的红玫瑰，他把小食移到我面前，又把花瓶轻轻移到他面前。绚丽的华灯像水一样淌在他脸上。我不禁心神有些激荡起来。我们东一句，西一句地聊着，他大概是属于那种很健谈也很会讨女人开心的男孩，或许是风月场中的浸淫吧，他的眼神和动作

处处流露出一种职业舞男的那种风骚。我心里一惊，难道他真的是男妓，就没有例外的？想到此，我忽然觉得有些可惜，我沉默了好一会，他见我不做声，突然又说：“你很美，你是那种既讨男人喜欢又讨女人喜欢的女子。”

我不胜惊诧，望着他俊美的面孔。

“其实，既讨男人喜欢又讨女人喜欢的女子才是真正有魅力的女子。”他忙不迭地接着说。一丝“毒药”的香水气息游浮着，悄悄进入我的鼻孔，这使我突然感到一种无名的愉快，他的话如隐隐触发的春雷一样在我的耳边响起，具有一种神秘的威慑力量。

他举起酒杯，在我的杯子上轻轻一碰，说：“我很高兴结识你这样一位美丽又有气质的女子，我们干了它。”说完，他仰头把酒灌进了肚里。

望着他那张被灯光照得有些模糊的脸，我几乎不假思索地说：“每天都在这里表演吗？”

他略微犹豫了一会，才定定地望着我说：“是的。”

“你的舞跳得真好，是学舞蹈的吧。”我问他。

“不，我不是学舞蹈的，你看我像学舞蹈的吗，我小学都没有读完呢！”他微笑道。

“你真搞笑，怎么这样说自己？”

“是真的。”他说。

我迷惑地看了他一眼，我当然不会相信他说的。

“你为什么要做舞男呢，你知道舞男是干什么的吗？”

“我知道，在很多人眼里，舞男就是男妓，对吗？其实，也不是所有的舞男都是做男妓的，男妓在各个行业都有。你感到奇怪吗？人在金钱面前会丧失尊严的，许多人是自愿做男

妓的，没有人强迫，只是为了生存。像我们这些做舞男的，当然有些是做鸭的，这种事情都是幕后交易，只要你情我愿，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就行了。你知道吗？我一个月可赚一万到二万呢，有时一个晚上就可赚两三千，不过，不过，我开支很大，存不到钱。”

我全身一颤，怎么一个月可赚一万到二万，如果不做那些，能赚这么多吗？难道他真的是做鸭的？我心里思忖着他的话。他又紧紧盯着我的脸，说：“能留下你的电话和名字吗？”他的眼睛开始闪烁如水一样的光。我犹豫了一会，还是把手机号码留给了他。“那我怎么称呼你呢？”他又说。

我默默地低下头，有必要告诉他真名字吗？胡乱说个假名吧，“叫我舒荣吧。”我期期艾艾地回答，我怎么就变成舒荣了呢？我怎么就变成另外一个女人了？一个我从来就不认识的陌生而虚无的女人，但这个女人的名字让我感到了一种安慰和放心。

“舒荣，这名字多好听，像你人一样漂亮，不过有点像男孩的名字。”他的嘴角微微上翘，露出雪白的牙齿。他移了移身体，尽量往我这边靠。

我稍稍往前挪了挪，和他保持着距离，那个隐蔽的问题又闪现出来。

“你和女人做过那种交易吗？”不知为什么，我会这样问。

他沉默地喝了一口红酒，然后把茶几上的腰果往我面前推了推，说：“老实说，我和许多女人打交道，不过当初我是被骗的，我十九岁从家乡出来，父母感情不好，本来我可以顶父亲的班，但父母总是吵吵闹闹，亲戚又看不起，还欺负我，所以跑了出来，看到路边张贴招公关的广告，便找了去，那些人

要我交了押金，并扣了我的身份证。我没有文凭，不知做什么，所以留在俱乐部做了舞男。当我知道是做舞男时，我已经没有办法摆脱，我只是被动地和女人接触，当然，我的确经不起金钱的诱惑。女人出钱，我就出力。”他平静地说。

我默默地听着，内心说不出是什么滋味。这时，我下意识地看了看腕上的表：“哎呀，都快十二点了，我得回去了。”

“再坐一会吧，想和你多聊聊。”他柔柔地说，眸子里的波光流动着。

他见我不吭声，又说：“我的坦白让你厌恶了吧，不过，替我保密吧，在你面前我感到羞愧，但我从来没有爱过那些女人。”

“我一定要走了。”

“那我送你吧。”

“不用了，我自己走。”

我起身站了起来，他执意把我送出了门口，目不转睛地望着我；又一次向我投来多情却又有些暧昧的目光。在夜晚灯光的映照下，我偷偷地看了看他，闻着他身上的香水味，这是一种飘忽不定的、难以言状的幽香。我把头侧向远处，不敢迎视他的目光，也许这种眼神不知在多少女人身上留连过，大概这也是训练出来的吧，是一种勾引女人的技巧吧，我心里暗暗地想。

第二章

第二天一大早，保姆轻轻推开我的卧室门，说：“姗姐，早餐煮好了，起来吃吧。”

“哦，知道了。”

保姆是个十七岁的农村姑娘，家在四川，高中一毕业，就来这里做保姆了。

我揉揉眼，然后起身去了卫生间。这时，电话铃骤然响起，我连忙抓起话筒，一看显示屏就知道是弥。

“喂，什么时候过来呀？”

“才分开，又想见啊。”电话里传来她笑嘻嘻的声音。

“你倒好，昨晚丢下我就走了，老公一回来，跟泥鳅似的溜了，也不怕我被人拐了，留下我孤零零地在那里，算什么呀！”我假装生气地说。

“对不起，对不起！‘肥佬’经常都在外做生意，难得回来一次。谁让我没本事哩，没本事的女人就是要靠男人吃饭的，没办法，说什么也得看他的脸色啊，只能将就点。我不像你那么有本事，不用靠老公，我和你不同。”她笑嘻嘻地说。

我们在电话里又聊了好一会，才放下电话。

我走出卫生间，看见保姆在使劲地擦木地板，望着她大汗淋漓的样子，我对她说：“小兰，别天天拖地板，干净就行了。”

“反正也无事可做，闲着又很无聊，当锻炼吧。”小兰头也

不抬，依然弓着腰，一边说一边拖地。

我说：“小兰，你要多看看书，学学电脑，书房有很多书，你也不可能一辈子做保姆，学点本事，将来总会有用的，以后去应聘机会也多些，你还年轻，多学点东西对你有好处。”我说。

小兰终于停下来，扬起她那张稚气未脱的圆脸，笑着对我说：“珊姐，你不是不要我在这里做吧，我喜欢这里，喜欢你，你要是不满意我哪儿，你就说，我受得了。”

我微微一笑，望着她：“想哪去了，我还怕你走呢。”我忙安慰道。

一会儿，我忽然想起什么似的，看了看挂在墙上的日历，说：“斯亮昨晚有没有打电话回来？”她想了想，说：“好像没有，不过，十点多钟的时候有个电话打进来，响了很久，我去接，又断了。”

我若有所思地走到电话机旁，一查电话号码，果然有斯亮打来的电话，看到这个熟悉的电话号码，我心里竟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我走进装饰典雅的卧室，淡黄色的墙面上悬挂着我和斯亮的婚纱照，古旧的颜色，仿佛是三十年代旧上海滩上的绅士与淑女，渗透出浓浓的古典气息。

我凝神望着婚纱照，相框中的斯亮迷人而又甜蜜，他的眼睛在浓黑的眉毛下，闪着深邃的、仿佛是从天堂里射出来的光芒，这光芒使我的心一下子变得既明亮又灰暗，像天空的焰火，亮了又熄灭。我的眼前突然闪过那一天，那个让许多女人期待的日子。

那年的国庆节，是我和斯亮结婚的日子，豪华的加长奔驰

花车载着我和斯亮缓缓穿过城市的街道，我的心头涌起一股剧烈的幸福，斯亮攥住我的手，他的眼里放射出柔软的爱意，带着光滑的温热的光泽，这光泽突然让我想流泪，我知道这一天，我圣洁的少女时代就要结束了，我把头望向车窗，行走的人和树向后倒去……

这天晚上，送走了亲友，新房里只剩我和斯亮，我的心怦怦跳着，他打开淡红色的灯，“太亮了。”我眯了眯被灯光刺得有些发疼的眼睛，内心期待着那令人销魂的一刻，我情不自禁地伸出胳膊搂住了他的脖子，他把我抱起，然后把灯调得暗暗的，拥着我倒在宽大的床上，他捧着我的脸，我害羞地望着那闪着幽光的双唇，他轻轻地卸下我的内衣，抚摸着我的身体，痴痴地说：“好美呀，你睡的样子好美。”他一遍又一遍地抚摸着我的头发和嘴唇，我的体内瞬间被某种强烈的欲望唤醒，我想摸他，这个念头像晶体一样，璀璨而锐利，它好像来自另外一个世界，它不顾一切，从我羞涩无比的念头上一跃而过，我伸出手，像被海水淹没的小木片，漂浮着，向着不可知的神秘游去。

他猛地捉住我的手，支吾着：“噢，噢，我……我还想看你。”

“还没有看够呵，好吧，你愿意怎么看就怎么看。”我喘息着说，看着他那双熟悉而又显得有些陌生的眼睛。

他并不急于解自己的衣服，只是一遍又一遍地吻我，我的身体在他的舌头下变得柔软而润滑，我把手伸向他的腿部，我闭着眼睛，想象着那膨胀的神秘之物，急迫地想摸到它，呵！它是什么样子，它在我看不见的地方，躲着，但是，今天，它不用躲着我。